

大成就者列傳

指導止貢法王閉關的上師--瓊嘎 仁波切

朗欽杰布仁波切 口述
弟子 劉國威 編譯



瓊嘎仁波切是指導止貢法王閉關的上師。

瓊嘎仁波切是我逃到印度之後才認識的止貢長者。因為以前在西藏的時候，我是屬於止貢噶舉四大仁波切中鍾楚仁波切的寺院--圖登謝祝林(佛教宣證寺)，位於青海玉樹(NangChen)(註一)。而瓊嘎仁波切屬於止貢帖寺(註二)，是前代法王謝威洛竹的嫡傳弟子。以前路途遙遠，再加上瓊嘎仁波切又經常雲遊四處、閉關修行，所以直到抵印之後，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傳承的行者，才逐漸熟悉起來。

瓊嘎仁波切算是我的長輩老師，但是我並未追隨他很久，因為那時候我在流亡政府工作，比較忙碌。可是瓊嘎仁波切很喜歡我，認為我的智慧不錯，曾傳授我

一些不共的大手印口訣，他曾和喬佩喇嘛說：「嘉波他很聰明，我可以將所有修行口訣傳授給他。」(註三)因此，我對瓊嘎仁波切的生平事蹟大略知道一些。

瓊嘎仁波切是多虛地方人，也就是今天的日窩切(Riwoche)地方。他的家族名叫企或，父親是位寧瑪派的在家阿巴(Snags Pa)(註四)，生有六位子女，三男三女。在瓊嘎仁波切小時候，他的父親就帶著全家人到西藏各處朝聖，先到拉薩，又到哲蚌寺參觀。瓊嘎仁波切對我說：「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六兄妹坐在兩匹犛牛身上，一路上互相打打鬧鬧的隨父親四處雲遊。」最後，一家人來到拉薩旁的止貢地方，他父親覺得這個地方很好，就在這裏定居下來，並且讓瓊嘎仁波切在止貢帖寺出家。

在止貢出家沒有多久，瓊嘎仁波切就至止貢的尼瑪江若(Nyi. Ma. Ichang. Rwa.)學院(註六)研習經論及諸續部法門，也包括「大圓滿」的「寧體教授」，「龍欽七藏」等等修習要門；一共達五年之久。隨後，瓊嘎仁波切就進入關房開始長達十年的精進修行，先拜在策登仁波切門下，又向瘋行者安貢仁波切學習，然後至擦喔追隨多傑洛哈仁波切，勤習止貢「五支大手印」及「那洛六法」。

談起瓊嘎仁波切的這三位老師，就止貢噶舉近代歷史而言，都是赫赫有名，而且是一生專修的典範。在前代法王謝威洛竹的時候，止貢帖寺修院(Sgrub Khang)金剛上師策登仁波切圓寂，必須由修院行者中選出下一位的繼承者。那時法王暗中選定策登仁波切(同名)、安貢仁波切、多傑洛哈仁波切這三位，準備第二天由他們三人中選出一位繼任。結果，當天晚上，多傑洛哈仁波切似乎得知法王心意，但是他不願意當金剛上師，於是一聲不響的離開止貢帖寺，不知躲到哪裏去了。過了好閉關所在的擦峨山洞修行。法王知道一段日子，才知道他跑到以前吉天頌恭後，也就允許他繼續在那裏專修。

第二天，得知多傑洛哈仁波切失蹤後，法王就準備從安貢仁波切及策登仁波切兩人中擇一繼任。結果又生怪事，安貢仁波切突然在關房發瘋了，他從房子裏面衝出來，拿著刀子到處要殺人。別的弟子趕緊報告法王，怕是安貢仁波切修行得走火入魔，請法王裁示該如何處置。法王說：「他是真瘋還是假瘋，現在不能確定，過一會兒我們再看看。」不多久，關房外的安貢仁波切仍在拿著刀子追人，但是關房山上又出現一位安貢仁波切，大喊：「你們在幹什麼？我在這裏呀！」法王得悉後，知道他是不想當上師，故意示現瘋相。於是下令全寺，以後安貢仁波切做任何事都不必管他，可以自由出入各地。從此，瘋行者安貢仁波切仍住在他自己的關房修行，但是他的神異事蹟，卻逐漸傳遍康、藏各地。

在我的故鄉，安貢仁波切的名聲甚至比法王還要大，我的父母也去止貢見過安貢仁波切，其中還有些故事。現在對安貢仁波切一生事蹟知道最詳盡的，就是前代法王的管家；達姆撒拉的西藏文獻圖書館曾請他口述錄成錄音帶，準備編輯出

書。上次我回印度時，請那裏的朋友幫忙謄一份草稿寄給我，現在還沒收到。希望以後能為安貢仁波切做一次詳細的介紹，讓台灣的具信弟子也能瞻仰當代成就者的些許德行。

於是，策登仁波切就成為修院的當然金剛上師了。

瓊嘎仁波切向策登仁波切及多傑洛哈仁波切學習了許多修行法門。反而安貢仁波切從來沒有正式教過瓊嘎仁波切任何教法。瓊嘎仁波切曾和我說：「有一次，我向安貢仁波切請示「大手印」的修行要訣，安貢仁波切推辭說他不知道。卻拉著我的手爬上關房屋頂，打掃屋頂的灰塵。那時，安貢仁波切指著屋頂的一棵小樹苗說：「你是否知道這棵樹的意思？它從種子開始發芽，茁壯成長，一直都是這樣自然不造作才長成今天這棵樹。」停了一會兒，他看著我又說：「我的大手印就是這個。」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以後閉關修行的時候，才突然領悟到安貢仁波切指的正是我們的如來藏性(佛性)，它一直是法爾如是，毫不造作的。」成就者的教導，往往不在於正式的教學傳法，日常生活上的隻字片語，都是指明心性修持的要訣啊！

瓊嘎仁波切說：「那時候在止貢帖寺，真正的仁波切(珍寶)有八位。他們不是轉世者，也不是披著漂亮法衣，徒有虛名的僧侶。」我只記得六位了，除了前面那三位仁波切以外，還有策瓊仁波切(修院另一位指導上師)、洛卓仁波切(他留著一把白鬍子)，南仁波切(他常常修夢光明，示現睡相)。這些成就者都是將一生的時間完全獻於閉關修行，我們止貢噶舉也因為有這些精進的行者，此傳承方不致墮落或中斷。

經過十年的修行，瓊嘎仁波切已成為一位解行俱佳的止貢僧侶。止貢法王也認可他的修行成就，認為他可以開始傳法教導後學，同時囑咐他：「你和蒙古有因緣，你應該到那裏去傳法。」並且特別傳給瓊嘎仁波切一些秘密不共的灌頂。但是瓊嘎仁波切不想去蒙古，他又不能回絕法王的吩咐，於是留了一封信，帶著自己的法本秘密的離開止貢帖寺，信上說：「法王，對不起，我不習慣做那種坐在法座上的上師，我沒有辦法遵照您的指示去蒙古傳法。我只有以一生閉關專修的成就做為曼達，供養給您。」沒有人知道瓊嘎仁波切躲到哪裏去閉關。

瓊嘎仁波切其實是跑到以前岡波巴閉關修行的達波地方，在那裏精進修行。一年後。有位止貢弟子發現瓊嘎仁波切在達波閉關，於是他又逃跑了。他跑到紮日(註六)那裏，瓊嘎仁波切後來和我談過那時閉關修行的情形。他說，那時候在紮日有一位格魯派的僧人和他一起閉關修行。兩個人並且約好，每個人在各自的山洞裏閉關，早上起床後就禁語修行，中午兩人才一起輪流煮茶吃糌粍，直到吃完飯方能開口說話。瓊嘎仁波切說，那時的修行境況非常好，很有進步。

那位格魯派僧人慢慢了解瓊嘎仁波切的行持後，還特別請瓊嘎仁波切為他講授岡波巴寫的「勝道寶鬘」。以後，兩人結伴到印度朝聖，沿路化緣前往，一直到了印度，瓊嘎仁波切才發現那位格魯派僧人很有錢，他在印度銀行中頗有些積蓄。隨後他們在印度分手，瓊嘎仁波切繼續一邊朝聖，一邊修行，經由尼泊爾到達岡底斯山，就在岡底斯山住下來，專心修行。

後來消息傳回止貢，法王知道後，因為以前止貢噶舉在岡底斯山有「多津」(金剛持明)此一頭銜，就賜給瓊嘎仁波切「多津」一職。瓊嘎仁波切也就接受了，並在那裏隨順教導了一些徒眾。(註七) 在岡底斯山時，瓊嘎仁波切的修行仍是非常精進。他曾和我說那時候常常不吃飯專修，而且就算吃了東西，所排泄的糞便也絲毫沒有臭味。瓊嘎仁波切在岡底斯山並沒有教很多弟子，因為瓊嘎仁波切是位精進的行者。同樣的，他的脾氣也非常強悍。如果你向他學法，一開始他並不會教給你很多，而是教了一點兒之後，就囑咐你去修行，比方像是一萬遍或兩萬遍的大禮拜，他會看你的修行是不是很精進。如果相當精進，瓊嘎仁波切就會很高興，甚至親自做飯給你吃，以免耽誤修行的時間；但是如果修行懈怠，不是一心專修，他也不會罵你，可是你要學習進一步的修持，他就會推辭不知道，絲毫不肯再多傳其他的法門。瓊嘎仁波切就是如此一位行者，我看他和馬爾巴(註八)上師差不多，有時候弟子修行不用功，他甚至會打人。

後來，因為一件事情的發生，瓊嘎仁波切才轉到尼泊爾的拉企(註九)地方繼續修行，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從前蓮花生大士進入西藏傳播佛法時，曾留下許多秘密法本，形成以後的伏藏(Terma)傳承；同時又留下許多預言，其中一種預言就是有關「秘境」(Spas Yul)的預言。蓮師曾經說過，在西藏危難或是戰亂時，有一些從未有人跡的荒涼秘境，可以躲避戰亂，在那種地方有吃喝的東西，氣候溫和，是藏人良好的避難場所。(譯註：類似中國傳說中的世外桃源)

某次修行的時候，瓊嘎仁波切突然見到空行母向他說起有關「秘境」之事。並且告訴他往拉薩北方去，到某個地方即可找到。瓊嘎仁波切知道以後，並沒有馬上採取行動，那時中共已進入西藏，但還未和藏人起爭執。但瓊嘎仁波切已感受到這股危機，他想如果能夠帶一些藏人到秘境避難，那也是件好事。於是他先和住在岡底斯山附近的朋友說明此事，慢慢的，一傳十，十傳百，就號召了一大批人要與瓊嘎仁波切一起去尋找「秘境」。沒有多久，他們一行人就在瓊嘎仁波切的帶領下出發了，從岡底斯山往拉薩北方走去，一心往理想中的秘境前進。

當他們走到北方的某處地方時，突然被當地的宗本(註十)攔下。因為那時的情

勢不同以往，地方官吏看到這麼一大批人走在一起，懷疑他們的動機及目的。於是就把全部人抓起來審問，瓊嘎仁波切據實以告，可是那宗本不相信，就把瓊嘎仁波切關起來嚴刑拷打，瓊嘎仁波切怎麼說，他們都不信，過了不久才把他放了，但是依然不准一行人繼續前進尋找秘境所在。那時瓊嘎仁波切心裏很生氣，就想：「好，我一心為眾生做事，卻因你們這些西藏人的無知與懷疑，將緣起全都破壞了。我要回西康去帶西康部隊來打你們。」他一發脾氣，就氣呼呼的要趕回家鄉去找幫手。

在回程路上，瓊嘎仁波切經過止貢北方，遠遠看見一座名叫安多巴特的山。在止貢歷史中，此山的山神以前曾向吉天頌恭皈依。在路上，瓊嘎仁波切看見這座山，突然想到：「他以前也曾向吉天頌恭皈依，成為佛教的護法。我也是一名大乘佛教的弟子。但現在發出如此巨大的嗔心，以前所立下的利他菩提誓願及戒律全都毀壞了，這樣怎能算是佛弟子呢？」一想到此，瓊嘎仁波切就向這座山拜了三個大禮拜，於是轉道回止貢，將一切財物都布施出去，一個人跑到拉企閉關修持。瓊嘎仁波切曾對我說：「安多帕特真的是吉天頌恭的弟子，沒有他的提醒，我的菩提心就此將忘失得一乾二淨。」

到了拉企之後，瓊嘎仁波切收了兩位非常精進修行的弟子，但可惜都不長壽，後來到印度時都生病圓寂。瓊嘎仁波切曾說：「如果這兩位弟子仍健在，對止貢噶舉教法的復興一定非常有用，現在年輕一代像他們這般精進的行者已不多見了，其中一位甚至曾親見勝樂金剛」。

那時候，瓊嘎仁波切也曾去錫金拜訪蔣揚欽哲秋吉羅卓，欽哲仁波切見到他非常高興，說：「這是真正的成就者。」那一陣子，兩位仁波切常常關起門來互相傳法。欽哲仁波切看到瓊嘎仁波切身旁兩位優秀的弟子，想請瓊嘎仁波切送給他做弟子，但是瓊嘎仁波切說：「別的東西我都送你，就是這兩位弟子，我想自己親自教育他們，不能送給你。」

瓊嘎仁波切的脾氣就是說一是一，絕不通融。像是法王閉關的時候，別的人告訴瓊嘎仁波切：「法王身兼傳承領導的重責，事情很多，希望你在八個月內傳完「那洛六法」。」瓊嘎仁波切說：「哦！不、不。這樣子的教法我不知道，以前我們止貢噶舉的傳法，都是邊教邊修，不能因求快速就躐等而行，這是你們大人物的閉關，不是真正的閉關。這樣子我就不教了。」甚至後來法王在拉達克平陽寺三年閉關專修時，法王母親重病，有生命危險，來信希望法王去看她，法王親自拿著信去請示瓊嘎仁波切，瓊嘎仁波切說：「嗨！這不是最重要的，你覺得媽媽死掉最重要，那你還是不知道什麼是無常。你又不是醫生，去有何用？」就是不准法王中斷閉關離寺，由此可見瓊嘎仁波切的作風。(譯註：法王母親現仍健在。)

瓊嘎仁波切一直待在拉達克的平陽寺及喇嘛玉如寺，最後一次傳「那洛六法」也是在那裏，現在的修院上師天津喇嘛及喬佩喇嘛都是那時候和法王一起閉關學習三年圓滿的弟子。

瓊嘎仁波切圓寂的時候，法王正在寺內閉關。圓寂的前一天，瓊嘎仁波切將法王請到自己房間裏，躺在床上對法王做最後的囑咐：「法王，今天你在這裏閉關專修，我很高興。也不枉我當年向前世法王謝威洛竹立下的誓願--以一生的修行為曼達供養。從前您被中共關在拉薩，我很怕止貢噶舉傳承就此斷絕；您逃出來後，又去美國三年，我也很怕你因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忘了佛法，今天您肯拋棄外在的名位向我這麼一位平凡人學習修行，我相信您是位真正有菩提心的法王，而不是像其他人只是披著外衣，用布做的法王。相信在您的領導下。止貢噶舉必能繼續發揚，我的時限已到，大概明天就要走了，你好好閉關修行，不必為我擔心，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你回去吧！」法王邊聽邊流淚，瓊嘎仁波切也哭了。

法王離開後，瓊嘎仁波切和喬佩喇嘛說：「你回去吧！明天早上十點再來看我。」

第二天九點，喬佩喇嘛就因擔心上師的身體而提早來看瓊嘎仁波切。結果看到瓊嘎仁波切趴在床緣嘔吐，喬佩喇嘛就馬上過去服侍上師，並問瓊嘎仁波切要不要起來盤坐休息，瓊嘎仁波切說：「不用。別人都認為端坐圓寂才是大成就者，但釋迦牟尼也是吉祥臥而逝，我就和釋迦佛一樣的姿勢就好了。」於是喬佩喇嘛幫他調整為吉祥臥姿。瓊嘎仁波切一手枕在頭上，一手拉著喬佩喇嘛的手，向喬佩喇嘛說：「我要走了，你要幫我誦「吉祥上師祈願文」，好好修行啊！再見。」說完就閉上了眼睛。但喬佩喇嘛因為過度的悲哀及震驚而唸不出聲，瓊嘎仁波切又張開眼睛說：「你怎麼不唸呢？來！我們一起唸。」說著就搖著喬佩喇嘛的手帶著喬佩喇嘛一起唸，喬佩喇嘛就流著眼淚，啞著嗓子隨上師唸誦。瓊嘎仁波切越唸越小聲，手搖得幅度也越來越小。慢慢的，終於鬆開了手。

三天後，瓊嘎仁波切離開定境。弟子們要移動上師的遺體，因為那時候氣候相當寒冷，大約零下二、三十度，大家都怕遺體因僵硬而不能換裝，結果遺體一如生前般柔軟。數日後，舉行荼毘典禮，火才剛點著，瓊嘎仁波切全身就自動起火燒遍全身。這應是他一生修持「拙火」的緣故吧！

那時我因為在流亡政府做事，沒能在身旁隨侍。一年後，我才到拉達克去，到寺院後，看到地上銅做的水管都因天冷而迸裂，才驚訝那時瓊嘎仁波切的遺體柔軟是多麼不可思議！

我對這位成就者的事蹟就知道這麼多了。另外，瓊嘎仁波切還曾應達賴喇嘛之請，私下傳達達賴喇嘛一些「大手印」不共修持口訣。像瓊嘎仁波切一生這樣精嚴

的修行，是止貢噶舉八百年來傳承不斷的主要原因。

希望台灣的弟子們因讀瓊嘎仁波切的事蹟而激發出精進求證菩提的誓願！

譯者補述

一九九〇年春天喬佩喇嘛至顯密精舍塑造多瑪時，偶然曾談到瓊嘎仁波切有一次曾誤食毒物，因當地偏遠又無醫生可救治，就以自身一夜禪定的功力將毒素化解。這是喬佩喇嘛親眼所見的事情。

關於瓊嘎仁波切的生卒年月，仁波切記得並不清楚。這次法王蒞台弘法，隨行的瑞津喇嘛；出身喇嘛玉如寺，他答應譯者回去後將瓊嘎仁波切的這些細節查證後寄給我。此次出刊時限之故，待資料獲得後再行補敘。

《註釋》

註一：

止貢噶舉除了止貢澈贊法王，止貢姜貢瓊贊法王之外，尚有四大仁波切：赤查嘉若仁波切--在止貢帖寺；尼宗赤巴仁波切--在今四川境內；鍾楚仁波切--在青海玉樹；嘎仁波切--在青海玉樹。

註二：

止貢帖寺是止貢初祖吉天頌恭於 1179 年在現今墨竹貢卡縣所建的寺院，歷代法王均駐錫於此。此地昔稱止貢，故傳承名為「止貢噶舉」。

註三：

喬佩喇嘛是拉達克人，是瓊嘎仁波切的弟子。曾於 1989 年隨止貢法王訪問台灣，現為喇嘛玉如寺指導上師(竹奔仁波切)。

註四：

阿巴直譯為咒士。乃是西藏佛教中對在家行者的尊稱，但以寧瑪派居多。

註五：

尼瑪江若。前代法王謝威洛竹時所建之止貢噶傳承佛教學院，由寧瑪賢嘎堪布弟子乃絨祝固領導創建，在當時名聲甚高。中共入藏時將其改建為人民公社。昔日在尼瑪江若名不見經傳的學生，現在都已成為錫金、不丹等地的著名教授，由此可見當時尼瑪江若的學生程度。

註六：

紮日。在續部中記載紮日為勝樂金剛壇城，吉天頌恭弟子嘎當巴首去紮日修行，隨後多津、夠哦切率五萬零五百二十五止貢行者至彼處專修。藏人習俗每至申年至紮日朝聖，人稱「紮日巡禮」。

註七：

講到這一段事蹟時，電視上的「八千里路雲和月」節目正好播放岡底斯山的影片，仁波切覺得緣起甚為殊勝。特此記之。

註八：

馬爾巴。噶舉派西藏傳承初祖，密勒日巴尊者的上師，當初為消弭密勒日巴之業障，多施以打罵之嚴厲教育。

註九：

拉企，密勒日巴尊者閉關成就之聖地。

註十：

宗本。昔日西藏地方上的官職名稱，大約相當於今日的縣長。